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二

共

仁 12
1174
16



東坡先生
學樓圖書

門
474
16

李穀侯曰為政以德是以天
德行王道其精神結聚處要
即潛伏屋漏兩節意民自歸
之謂以勸以威動其愧恥之
良且不識不知安其性命之
則也緣此德是我所獨得亦
民所同得故其縮結之妙不
可窺識如此○說統曰按此
論至德之化要知與老子清

論語大全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五章言政皆以
德為本曰孝友曰孝慈自一身一

家而推之言孝四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
行之於身者也餘多言學凡讀書觀人之法君
子小人吾道異端之辨亦具焉
末後二章言禮樂為後篇起頭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
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新安陳氏曰首
訓正字本夫子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實事言
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
也
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新安倪氏曰
祝氏附錄本

淨無為別。又曰。夫子說為政以德。分明有箇為字。如何却說無為。但德是人所得。以德感孚。便不動聲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故無為不是全無作為。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

份按得於心者何物。句似亦駁得有理。但玩語類終當以得於心而不失為定本。且講為政以德。必須兼不失意。乃足。否則方得之遺失。便是今日以德。明日又不以德也。蓋據德節有據字。不可先用。

不失解德字。此處却應包據字意。在內而兼不失言之也。按纂疏四書通皆主得于心而不失說。仁山此條亦然。

份按不得二字。語類作便不是德更醒。

續困勉錄曰。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其第五星謂之天樞。天體左旋。樞星亦動。但其旋轉最近。中間些子不動。

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必主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膠於胡泳伯量所記。謂先生因執扇謂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此物。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此句合兩意。一謂得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先師謂此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未後定本深思細玩。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不可易也。朱子訓德字。蓋做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矣。今日得於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不比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來。况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若遽云不失。則似失之急。又近於贅。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

讀本

道心得即有得於心也。以前後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為尤信。通考仁山金氏曰。德字訓詰發例於此。集註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後改從此。蓋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德者。或暫悟而不能存之於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於身。是又皆失之。所以不足謂之德也。○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矣。○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於心。如為孝。是心中得此。孝為仁。是心中得此。仁若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不得凡六經中德字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史伯璿曰。二說當以定本為是。附語錄舊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今改作得於心而不失。諸書未及改。此是通例。安卿曰。得於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於身。曰如此較牢。北極北辰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邵子曰。

處則北辰矣。北辰無星可紀。以天樞一星謂之極者。亦就其旁相去不遠者言之。蓋周天無星處皆謂之辰。北辰者北方之辰也。不特與星共北。辰即極星何嘗不共北。辰耶。故說約麟士之說尚有誤處。至洪範五紀之辰。及辰弗集房之辰。則隨日月而得者。也。凡日月所經歷之星謂之宿。日月所交會之處謂之辰。角亢始於辰。則十二支之辰也。若辰見鄭火之辰。則當考之春秋。有孛星於大辰。既而宋衛陳鄭災。則孛見於辰而鄭火。非辰見而鄭火也。且大辰者大火也。大火者心星也。至水星亦謂之辰。伐星亦謂之辰。皆非北辰之辰也。

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入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樞子。極星便是近樞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效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又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見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通考朱子曰。以其居不動。眾星環向。為天樞軸。天

添入

份按語錄云。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今大全本五星之旁訛作星星之旁。當改正。

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在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一頭在南。是為北極。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又曰。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入主北極。如帝都。又曰。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眾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眾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星之旁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為天之樞紐。是也。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近。其北距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一刻之或停也。○程氏復心曰。樞門箕也。天常轉動。北辰却是天之北極。中間不動處。如門箕相似。故為天之樞也。仍不是不動。只動時還在元處。二十八宿為經星。金

份按語類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與前所謂如為孝是心中得道孝云云乃是一條大全原本既載此條今本又載前條便犯複矣

份按但以德先之耳下云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愚謂此二句最精不可刪

份按程子然後二字與集註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則字可見無為民歸意乃是在下一句中不可于首句中一氣講完
份按朱子此二條已經輯釋折衷幸而不失本旨故姑置不論他如此類不可勝計不復標出也

木水火土為緯星附蒙引北辰則專指五星中之一星邊天壤而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亦有小分辨
○石附於土然則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

象如此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為政自歸仰如衆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本意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舍此意北辰為天之樞譬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其所譬入君
○程子曰為政之無為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

以德然後無為朱子曰不是塊然全無作為只是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問是以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為政以德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入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也○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范氏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

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慶源輔氏曰范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效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朱子曰蓋

如以一物思無邪魯頌駟古螢反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

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駮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

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凡詩之言善者可以

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

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

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

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

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

三千篇孔子刪定為三百看來只是承得許多詩夫

子不會刪去只是刑定而已聖人刑定好底詩便要

人吟咏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

份按朱子獨排眾說謂詩未必盡能無邪而詩之功用能使讀者思無邪註中曰可以曰其用歸於使人皆就詩教之功用言也

份按延平所謂止乎禮義者乃是謂作詩者思無邪猶是

要入思無邪○問集註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

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

無邪一句足以該之止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

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雙峰饒

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為為詩之功用

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

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

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語錄若言

作詩者思無邪則其間有邪底多蓋詩之功用能使

人無邪也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

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

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延平

諸家舊說也

份按約而言之。原文作統而言之。與折而言之。針對大全用輯釋本以統為約誤也。

也故二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問直指全體。朱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慶源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行無邪者。微委曲之意。

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有脩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乃可謂誠。○雲峰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蓋可見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東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禮器篇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註經禮儀禮也如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戶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餘條○曲禮篇首云毋不敬○雲峰胡氏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蒙引孟子七篇其要不外乎體驗擴充以至大學之敬中庸之誠皆是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問政

呂晚村曰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善否瞭然難混朱子恐後人遂偏廢刑政故於圈外說圓謂德禮中原有刑政聖人只為第一節專用刑政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可貶政刑而尊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言相刺謬矣豈朱子註意哉又論必須平

刑兩種不下褒貶令人自辨為妙皆是胡說免而無恥有恥且格褒貶彰彰如何從新要含糊起來又曰看朱子圈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為專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并非太公子產之所為政刑也又曰此章原為治法分辦本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又別一話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意但德道指君之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若謂禮亦在君身行事者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分按黃氏曰抄集註謂苟免

刑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通考黃氏震曰集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或問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戮之謂哉二說似微不同實於經文推言免字晦菴言苟免以發之恐後學看苟字粗淺故於或問兩發以足之○蒙引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入為善不為惡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

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

刑罰而無所羞恥下云。或問
謂范呂謝尹氏皆以苟免為
言。殊失文意。然後接蓋所謂
免正以其革面云云。如此說
去方醒。不可改也。實於經文
推言免字句於字乃則字之
詭推字乃惟字之詭。故於或
問兩發以足之句。兩字乃再
字之詭。當改正。

份按語類正所以齊民也。下
有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竊
謂得此二句道理。方完備。何
可刪去。語類更有一條云。後
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
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
用處亦不容已。必如此說乃
不偏也。

份按語類既知德禮之善。則有
恥而格于善是有恥且格句
乃總承上二句說來。新安此
條分承之說非也。

份按語類云。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謂庶
民耳。若所謂士者。行已有恥
不待士之命也。愚謂此看民
字與民可使由之。意同。殊
為有理。

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

以至於善也。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

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一。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底。故齊之以禮。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勉齋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

已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之。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於禮之效也。○蒙引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軍禮如何。賓嘉禮如何。都有箇制度。品則有尊卑厚薄之等。節則有無過不及之差。○存疑德與刑容易看。政與禮如何分。政是官府之治法。禮是民生日用之所。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去聲。下輔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新安陳氏曰。固不可無德禮。亦不可無政刑。所謂不可偏廢也。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

知新安陳氏曰禮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遠罪故

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新安陳

謂政刑本謂德禮○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

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耳聖人

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

言聖人為天下何曾廢政刑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

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

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先之以法制禁令是

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

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

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心者必觀感而化

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

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雲峰

胡氏曰此篇首章曰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

政與德為二前章專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

出此章則言後之為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

而集註以相為始終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

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

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

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強合為一所謂有

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

集註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

物皆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附或問：自志乎學，積十五年進脩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語類問：此章要緊在志學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久交卸了。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矣。

朱子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

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附存疑不惑之深於立者，立是未見真尚須守住，到不惑則見得真，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矣。焉用守為？○蒙引：知之明而無所事，守三十而立，猶自著力守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有悟，則應酬日用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何用守為？守便是慢定把持處。○孟子註：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則今以四十不惑與耳順知命皆為偏主，知者疑亦有泥，蓋不動心兼道明德立也。又曰：三條雖俱就知上說，其實兼行在內。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朱子曰：不

份按語類不惑是隨事物上見得道理合是如此。上有四不惑五十知天命。此兩句亦相離不得。謂不可刪去。份按或問天道流行上云。所謂知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至于是也。此亦未可刪去。

份按所稟所值是以氣言之。乃仁之於父子節命也。命而非此節之謂矣。

份按朱子所云不惑是事上知者。謂知其所當然。而不容

已者也。其曰知天命是理上知者。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也。此本伊川說。先知先覺。及孟子所云行著習察。立論語類講明斯義。至為詳盡。張自勳不能細心體認。以求夫所當然。所以然之別。而乃深詆朱子以事理分貼之為非。真妄人也。

言言大全卷之二

感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原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于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為。為性之所具。為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通考勿齋程氏曰。所稟厚薄。所寓盛衰。是曰天命。朱子曰。命者天理流行。賦于萬物之謂也。然而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之不易。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無端。不可窮也。○宋氏公遷曰。命以理言。指其命之在天者而言也。附語錄問。豈有至人既能不惑于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

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忠孝。後來便知所以孝。所以忠。移動不得。四不惑。是於入事間。不惑五十知皆自天命來。伊川說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亦此意。如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聖賢所說。皆有兩節。不可躐等。○問不惑者是知其然。知天命者是知其所以然。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為之。知天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覺得。皆天命。○蒙引或曰。大學格物是所當然。與所以然者。一時齊格。而論語四十而不惑。集註以為知其所當然。五十知天命。集註以為知其所以然。何以不同。曰。論語之言。本夫子因其近。似以自名之詞。固不必太泥。○以用功而言。則格物時。不但求其所當然。便并求其所以然。乃格物以致其知者也。以成功而言。則知至時。方為能盡得其所以然。而凡所當然者。不假言矣。乃物格而知至者也。○凡事。事理所以然之故。蓋有自統體言者。亦有以逐事

論語大全

卷之二 為政

上

言者如論語五十而知天命。註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此則自其統體而言，如大學或問曰：於凡天下之理，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此所以然則事事物物皆有箇所以然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和靖尹氏曰：六十而耳順，聞理即悟。朱子曰：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曉也。或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慶源輔氏曰：所知至極。

份按語類知天命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四句乃朱子引伊川語也。

而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或問曰：所謂耳順何也？曰：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朱子曰：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或問：此是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而自然也。自耳順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

份按孔子七十以前固未嘗踰矩也，但必到七十時方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此耳。

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為終也。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

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

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

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

聖人未必然。但為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

章而後達耳。朱子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處。不感知天命是意識。

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

份按此章不重心字。且節節

皆有精義。非可只以不失本

心籠侷括之也。黃勉齋云。致

堂謂學所以求仁。若如此說。

一部論語只將求仁二字說

便了也。愚亦謂若只說不失

本心。凡聖賢言語。只將不失

本心四字說便了也。然胡氏

此說猶自孟子求放心章發

出。至聖學定字求其說而又

失之。而以傳心學為言。而

遂與聖學遠矣。

份按朱子嘗謂論語不說心

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

有求心之病。而此條乃極贊

胡氏不失本心之說。似相抵

七十。若更加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是至七十歲便畫住了。語錄聖人將許多鋪攤在七十歲內。看來合下已自耳

順不踰矩了。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

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

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

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繫定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

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新安陳氏曰：道言渾淪之體。義言隨事適

宜之。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史記：夏紀禹為入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

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

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

悟恐此條是記錄有誤否則
出自一時偶然之說而非其
終身之定論也

呂晚村曰六段血脉聯貫方
見聖學不已逐時有進境六
段亦就中提出箇大節候耳
不是憑空過却十年忽然摸
著鼻孔也又曰聖人終身只
是一箇學字不是別無其事
倏忽過却十年到彼時突地
如此須處處根定學字又曰
道理境界節節相生後十年

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
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又
曰志於學三字拆講便有病
拆學字貴下尚可有以志字
貴自謂與心字關會此大謬
也立不惑知順欲那一字不
是心耶又曰工夫喫緊在前
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
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
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
節矣於前三節下工夫字眼
以後只說較前有異方有識
解

份按朱子謂志字直須結裹
在從心不踰矩上而三十而
立節註謂無所志又謂聖人
到三十時這志久交卸了此
二說非相悖也蓋方志學時
便斷然以聖人為志不到得

論語大注 卷之二 為政

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
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括
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
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
體自然可以為度以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
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
不可半途而廢也

慶源輔氏曰亟者則躐等而進怠
者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
涵泳遂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
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 愚謂聖人生

知安行固無積累 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
此也 新安陳氏曰苟自謂吾
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 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
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 新安陳
氏曰自

為立與不 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
惑等名 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倣 上 問此
何分知行 朱子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立是
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
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十
五志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
也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
與從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畧有箇
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眾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
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
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
聖人底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
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問自志學而
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
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
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

古

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地位不
止所謂直結裹在從心不踰
矩上也然此尚是立意要
地去求討未有所得到立時
則已有所得而守之不失不
止是空空趨向了故曰無所
志這志久交卸也○晚村謂
志於學三字拆講便有病止
可以學字貫下而不可以志
字貫下其說最當此條所謂
志字最要緊者乃是謂首節
最要緊也讀者須善會

份按傳心心學皆非吾儒語
黃氏日抄於人心道心辨
之詳矣
呂晚村曰聖人之學性天之
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
心便有人心故心不可爲學

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非聖
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一字
卽是爲邪說所惑彼只要
歸于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
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
矩者何也性也天也至善也
心於性天合一方爲至善方
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
教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工夫
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
又曰說箇不踰矩可知聖人
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不是
卽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
也若只做得從心所欲便墮
本心之學不是聖入之道

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
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
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
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爲
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爲說○雙峯饒氏曰矩字尤爲
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
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
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
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
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
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
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卽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卽
道用卽義義字正爲矩字而發○雲峯胡氏曰自堯
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
心已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
人若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
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
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

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
此理渾乎爲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
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卽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
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助者
取用其心又如何便到聖處○新安陳氏曰聖人所
志之學大學也大學之道知行爲要此章分知之始
知之至行之始行之至朱子一條盡之矣聖學自志
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惟一心學也心之
所之謂之志念念在道大本立矣心之所願謂之欲
從容中道大用行焉其中節次自志學而以序進自
有欲罷不能者常人肆其心之所欲皆私欲耳烏知
其所謂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始能勉強而不出於
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之累隨其心之
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於矩學者
苟能卓然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而知
行並進焉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不能漸造於
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庶幾乎通考仁山金氏曰矩
心之天則也朱子於本文之下但隨文解義而其終

總處最盡蓋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耳立是聖人之誠不惑可以想見聖人之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不惑者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見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見聖人之神○東陽許氏曰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文公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語錄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立立比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此章橫渠用做實說伊川用作假說聖人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般大概聖人元是箇聖人了它自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學異乎人之志學它底立異乎人之立它底不惑異乎人之不惑○黃氏日抄程子謂孔子自言進學之序如此此語盡之矣諸儒議

論叠出皆因待聖人過高謂聖人不待學故也然聖人亦與人同耳晦菴斷以非心實自聖而始為是退托此語尤有味而學者宜知所勉矣○蒙引味註中近似二字亦知聖人是大約說或說節節都有知行若聖人進德則知行俱進但此章是聖人大約說話據其辭亦畧有知行之分若全不論則不思而得對不勉而中亦安得說不是知行之分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

宋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有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或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理有以僭事親而違理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翼註曰首節夫子非故晦其詞欲使懿子再問也蓋古人語凡悖理者謂之違如左傳云昭德塞違又云有嘉德而無違心又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已上幾個違字皆與此同例夫子說無違已明是說不肯於理了但其說未嘗故語樊遲以發之耳朱子說恐懿子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則夫子前言及有含糊之

病矣存疑謂請無違處且勿
用出不悖於理此乃掩耳盜
鈴之見然世俗習用舊說已
久難以驟革姑從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去聲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

仲孫也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

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

云仲慶父弒君故改為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

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新安陳氏曰恐其以從親之令為無違則失其本指故語

音御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莫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慶源輔氏

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

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

去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朱子曰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

得本潤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陳氏曰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

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少多少事皆不可不講莆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以君子之道待其親

便是違悖於理通考東陽許氏曰三家僭禮如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

禮之僭也葬禮諸侯用桓楹於棹前後立二碑如大杜穿其中而為鹿盧以緯貫其中以下棺雙植謂之

份按語類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下有云然就孟懿子身上看時亦有些意思此二句不可刪去蓋人人可以通行終是旁意警孟氏乃是正旨若刪去二語是只說得旁意便止了亦有些意思尚說得輕乃記錄者之語病語類中更有一條云若就懿子

論語大全

卷之二 為政

七

身上看自是大段切便記得
爰矣。
份按東陽此條說三家葬祭
僭禮下并及季康子朝服之
以稿及當時大夫臺門旅樹
反坫繡帶丹朱中衣謂其處
已之僭如此則處其親者可
以類推今本盡行刪去至葬
禮諸侯用棺楹以下乃是通
解上文今刪去前後諸語止
留棺楹設撥註解且與上文
相混令人讀去殊不明白雙
植謂之棺下有蓋立碑如雙
柱然句更醒殯車也上有輶
字亦落去。

桓諸侯用四絳貫二碑大夫二絳二碑而柱形小視
桓楹是用四絳貫大楹也撥者引喪之緇禮諸侯輶
而設撥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輶僭諸侯也輶勅龍
反附語錄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人
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
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
警孟氏不可不知○聖人雖是告眾人
意思若就懿子身上看自是大段切
○胡氏曰人
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
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
謂苟簡
儉陋者與不得為而為之
謂僭
禮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
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朱子曰為所得為只是合
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
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齊氏曰說與何忌
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
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為孔子御

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
矣僖子沒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
三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垂沒所命以教其子爾時
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
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
而死葬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為而僖子之心
慰矣奈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
者所宜細玩○新安陳氏曰孔子此言雖若告眾人
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眾人含蓄深切所以
為聖人之言也○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葬祭皆
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
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
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
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
三家發者謂推
廣之無不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論語大全 卷之二 為政

七

武伯懿子之子名旻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

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此正解經一句人子體此而以

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

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新安陳氏曰此五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闊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

舊說人子能使

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

為孝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為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迂晦矣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

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雙峰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凡所以守其身中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天子聖人也於疾且慎况凡為人子者乎附蒙引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如何則知入子事親之道當如何矣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

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

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

份按至於二字其上的該固
多然須一切撇去直就大馬
皆有養發論方見敬切

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至於犬

於二字其上的該亦多謂自骨○胡氏曰世俗事親

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

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

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問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

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

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

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

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

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

若是之切者延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

而不察只以能養為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

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

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朱子曰子

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了如喪致乎哀

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犬

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

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

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

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雙峰饒氏曰是謂能養皆

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雙峰饒氏曰是謂能養皆

能有養看兩箇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

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

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

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即是人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通考吳氏程曰饌當離睨離

戀二反會舊音增集註讀如字下篇

曾謂同○程氏復心曰曾音層與曾謂泰山

之曾同音釋文嘗也又不料之詞反詞也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

饌飲食並如字之也會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

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

陳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偽為也

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

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去聲○此事未足為孝也

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新安陳氏曰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

○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

色難朱子曰○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新安陳氏曰事此說亦好

親以禮人所通行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問如何見得朱子曰

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如此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

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

之故不同也朱子曰告懿子無違意思潤若其他所告則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是告眾人

人若就孟孫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眾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游見處高明

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洒掃應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

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

聖人藥各中其病○問如何見子夏直義處曰觀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

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曰太莊太嚴厲了○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

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格之偏儘是難曰既知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格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為難者色非可以強為也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為也然發之各有節

困勉錄曰存疑云私非燕居獨處但退後與他人酬酢便是私也蓋燕居獨處是靜時不得發明聖人許多道理且下文日用動靜語說不去語錄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

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嘗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於此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入之意深矣○新安陳氏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不違禮以事親二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親四則欲其愛親學者合四章而身體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語中其教入不同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通考仁山金氏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為句愚按吳程以不違讀如愚句張師曾參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之說始讀為句絕文意俱勝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

所趨向亦是私這亦不是正
謂解不得發字也愚謂看註
本自明白蓋不在夫子面前
便是燕居獨處便是私此原
兼動靜不是專說閉門靜坐
不與他人酬酢時也存疑與
註未嘗相背但未會註意自
以為肯註爾至朱子所云如
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
是私者乃是將私字與中庸
獨字同看此是謂私字內有
此一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
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
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
然後省乎此亦私字葛藤之
當辨者也○說統曰發字來
脉正跟如愚來有活潑潑地
引伸觸類之意亦足字對如
愚說不對聰明才辨人說○
呂晚村曰此章要義只在不

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無所
不說者也純粹行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仁者也
語錄顏淵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條日
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
故終日言但
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
其私則見其日
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
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
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道德之功必由內
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
日則所言多矣今存者幾惜哉○朱子曰默識心融
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
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
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
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
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

論語大注 卷之二 為政

言語大全 卷之二

為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有

聽受而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上聲非進見請問

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

也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顏子深潛純

粹慶源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其於聖人體

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

理通考仁山金氏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

深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深潛帶知
見意純粹帶踐行意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

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無所
不說者也純粹行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仁者也
語錄顏淵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條日
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
故終日言但
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
其私則見其日
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
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
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道德之功必由內
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
日則所言多矣今存者幾惜哉○朱子曰默識心融
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
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
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
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
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

滋益體膚退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者
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
所獨皆是與中庸謹獨之獨同○不違如愚不消說
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
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
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
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
做○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啟發也始也如愚
人似無所啟發今省其私乃有啟發與啟子之啟不
同○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
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
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
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
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問
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
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
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又曰與之言
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底及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

湖南講艾南英問終日不違
與夫子六十耳順若有差別
則順與違及不可謂不違非
順若無差別則夫子何違而
顏子何早耶答曰顏子所聞
乃夫子之言說的既是有理
聽的又具信心兩下自相順
受若夫子則隨外邊一切所
感如滄浪之歌萍實之謠入
所易忽而夫子觸着便能有
省此與不違安得無別
份按此章上下截似不必以
知行分貼蓋上截默識心融
意謂之知固可若下截足發
句雖是說行却須跟知字說
來朱子所謂是他真箇見得
真箇便去做是也即註中坦

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
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
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
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南軒張氏曰亦足以發
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比於聖人耳順地位
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覺軒蔡氏曰發
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潑之意夫子再
以不愚而信之所以深喜之也○慶源輔氏曰默識
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惟而自與
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
踐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
也○雲峰胡氏曰顏子之資隣於生知故無難疑答
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
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
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
其回也歎情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知時雨化
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
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

然由之無疑句無疑二字亦是知字意也

呂晚村曰一事而以由安皆著於義無謬然止是一說不可以該全義至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須知此

章為人論觀人之法當詳細如此不是聖人自夸其神鑑也又曰或問朱子聖人當不待如此着功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着恁地詳細若不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朱子道得盡知人則若惟帝其難之敷奏明試三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份按視觀察一時俱到者亦或有此理不得盡指為謬然終須以逐漸看去之說為主份按經文云察其所安而不曰察其不安蓋言察其心之

窮者顏子也且不徒發之於入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已所獨知之地顏子蓋真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為慎獨之學者也附語錄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於醉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醉面盎背此之謂也○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粗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句○纂疏陸氏曰只是見得此理明甚坦然平辭以喜之非是初見他如愚而終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朱子曰大綱且看這一箇

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附蒙引此一章逐事看亦得就其人之全體看亦得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

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朱子曰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

若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附語錄後說不為只是就事上仔細看過不如

意之所從來只就他心術上看

察其所安

論語大全卷之二為政

所安果在是與否耳。註中心之所樂不在于是極分明。

份按意所從來既善云云與上二節朱子語皆問者語合下以是察人云云共為一條今析而為四且微有改動處

察則又加詳矣。

厚齋馮氏曰毅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易曰仰以觀於

天文俯以察於地

安所樂

音洛下同

也。所由雖善而心之

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程子曰視

其所以觀入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能勉強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是為己果是樂否。○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為己而讀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己而讀者固善

矣。然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察其所樂。○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意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有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又曰初開纔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不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

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
○勿軒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語錄問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于自恕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待人嚴到得于自身己也會嚴問尋常有一樣人所為雖不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
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似這般人是如何日這箇也自有
于觀過知仁可見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度反度所留反

焉何也度匿也重平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

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蒙引東坡云知人之明不可學非也伊川曰知道自知言知言自知人知人雖不可學但學而知道則知人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新安陳氏曰與每有新得相反而所知有限新安陳氏曰與其應不窮相反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

呂晚村曰聖人明言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中知之得力原只在溫之內又曰中庸溫故知新作兩節看此只作一節看新從故生必新生而故為實得○續因勉錄曰工夫只在溫故語意重在知新○份按溫故而不知新固不足為入師然離却溫故而求知新知得十件亦只是十件知得百件亦只是百件

這箇亦有死殺之病而不足為入師也。○朱子謂此是知新重而又有不溫故而求知新亦不可得而求之說則溫故亦未嘗不重蓋溫故固不可不知新而又不可離却溫故以求知新兩邊著重方完備也。○翼註謂此章不重為師玩註中所引學記及語類所謂只為世有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為師故發此一句則朱公遷此為為入師者言之說較翼註似更得旨也。

份按便說十事不出便字本文作更字與更推第二事不去更字相應大全悞用輯釋本宜改正。

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此却是知新重。○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為入師所以溫故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入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二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入師。○問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道理即是一箇道理論孟所載

份按義理之所以然可乃是抉出溫故所以能知新之故最宜玩味。

續困勉錄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是新知並進之學與此不同。

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又曰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尋繹則亦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畧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尋繹其所已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觀入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為為入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眾理之無窮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附語錄只為世上有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為入師故發此一句却不是說如此便可以為師言如此方可以為師以證入不如此而

遠欲為師者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

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程子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

才一藝則器也○朱子曰君子才德出眾德體也才

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

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

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

要如何無不周徧如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

問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是成

德全才之君子問子貢汝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

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

而不可退處此子貢偏處○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

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

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勉齋黃氏曰各

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車之類也以

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

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雲峯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眾理是其體

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

不周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

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

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

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

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

言

呂晚村曰其言乃所知所得當言之事理也不就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步平聲非去聲若作去聲便與言作對待字必作平聲方即在言字上見故此他處平舉之言行較深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

論語大全卷之二為政

完

無着落。又曰：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謂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空中先有箇其言在，方去先行後從耳。若泛然做得一篇先行後言論，豈能着痛痒耶？又曰：意固重行而語實爲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箇其言字，則言之理已在先矣。從言字轉出先行來，意始精，淺人便只做得箇先行後言而已。

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臆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說好。○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慶源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德脩業之道也。○雙峰饒氏曰：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朱子曰：只爲子貢多

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

私爾。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

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南軒張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

說統曰周比從接物上見和
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已
上見朱子論周以好善兼惡
惡論比以黨惡兼傷善析理
最精

言言大全卷之二
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
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附語錄君
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且
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
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于小人於
惡人則喜其與已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
與已異必須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
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
予不合者是惡人○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
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正作釐之
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
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問取
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朱子曰致察于思
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

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公私
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
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
焉○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
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
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
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
包括言之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君子與小人並稱
者凡十七章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喻於義
坦蕩蕩成人之美易事而難說也不仁者有矣夫上
達懷德求諸己不可小知有三畏固窮君子中庸居
易以俟命闇然而日章皆以德言○雙峯饒氏曰所
謂小人有數樣經經小人以其器量之淺狹也樊須
而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言者則指其心
術渾然不好底為小人宜與君子每每相反也愚謂
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均
可謂之以德言者蓋德有凶有吉也附蒙引周而不

維成氏曰。周與比不在交之廣狹而在情之公私。情公即一人相信亦屬情私。即到處領蓋亦比。

此亦是隨其廣狹而言。不必說舉天下無人愛。方是周。如有百人於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雖去之。然終不失其為愛衆也。况去一惡人而衆受其利。是乃所以為愛何往而非周。如小人千百惟羣。雖無不愛。然羣黨之外。則異其心矣。雖連千百。都愛。終是比。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朱子曰。學

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

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泉兀不安。如入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去射也。如何得。○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日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止為聞見之益而言。○慶源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耳。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理事為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語錄問學字似主於行而言。曰學只是効。未能如此。便去効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

困勉錄曰。註習其事原兼知行。但除思耳。觀大全朱子數條。自明而雲峰專以學屬行。殊覺偏蒙引存疑。雖未明言其失。然皆不主此。

份按存疑云。害只是害自家。蒙引謂外則害人心術。說開去了。縉常由是而弛。風俗由是而偷。亦說太深了。愚謂存疑所謂害自家。固是正解。然如蒙引之言推說去。道理方為完備。不得謂其說開太深也。

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鵲突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文集答吳伯豐書。學是做。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新安陳氏曰。五者中庸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雲峰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善行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為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為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有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繹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

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

為害甚矣。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

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孰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畧去理會。他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楊氏為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為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為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為異端。○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訓。已。是闢楊矣。○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託為之。蒙莊出而祖老氏。自此以後。始為虛無之祖。而為異端不可解矣。楊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聖人之

道者皆異端云。通考勿齋程氏曰。百家眾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

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音侵

然入於其中矣。汪氏炎景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

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問何以只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闢楊。便是闢老。如隱遁長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與之相似。○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愛。做得來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入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勿軒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

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新安陳氏曰：程子之時，名公高林，皆為佛氏之言所陷溺，惟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皆所以闢異端也。通考按程子云：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又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此數語皆所謂其害為尤甚者也。

說統曰：二為字重看，乃心中體認，知不知自家心裏明白之意，重不知邊，勿平看。

也 女音汝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曾之。子路好去聲，勇蓋有強也。

居晚村曰：聖學說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而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蓋纔見得知與不知，便自畫不得。天下豈有知其不知而肯終安于不知者？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滿圓是知中道理，非于是知外添蛇足也。惟邪教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于本體有礙。此良知家之精蘊也。故李右麓主試極詆集註由此而求之一轉，而妄了凡讚嘆謂程文

上聲 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己

不依註千古絕唱。本領一差。不自知其流轉于狂禪矣。○困勉錄曰。是知也。註分兩層。不易之解。時說謂知只論真。假不論多寡。終說不去。份按終無界限了終字。本文作都字。大全用輯釋本誤也。又按輯釋以此條及下問學者之於義理一條。俱目為黃氏語。大幸而不悞。

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南軒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強其不知。以為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不知者以為不知。則人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蒙引。子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蓋遇事或有問他。他難於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為恥。此其惑也。故夫子為他去此一段。感未

困勉錄曰。不知為不知。蒙引主自屈解。存疑主自知解。二說自當相兼。

是正告以求知之道。然此惑未去。則雖欲求知。未易進也。○夫子之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謂子路此病未去。難以進於知也。故淺淺地說。○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補之。然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正為必先去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已知。既能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亦理之必然也。○存疑。子路以不知為知。原他初不悟。已不知。分明是以已為知。自聖人看他。見其不知耳。如死孔悝之難。他分明以衛輒為是。故以聖人為迂。而以身死之。此只坐知不真耳。若知得衛輒不是。豈肯苟且以身殉之。朱註強不知以為知。及自欺當如此看。蒙引曰。遇事或有問他。他難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為不知。看來不是。以死難一節觀之。若無緊要事。他難於說。已不知。強做知。自欺可也。死生是何等事。乃因恥。已不知。來強做知。來自欺。揀一箇身去死。決無此理。○子路為人好勇。其學亦粗率。多是不知底。却自以為知了。如正名見南子。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使

困勉錄曰子張所以欲得祿之心與世俗異而其為子祿而學之心與世俗同然亦特有其心耳未嘗思枉道以求谷也至公孫丑陳代之流欲孟子往見諸侯則又干祿之變而非子張之心矣然有子張之心則亦必流而為公孫丑陳代之所欲為者此又不可不知又曰子張公孫丑陳代皆非貪祿者也欲借祿以遂其濟世之心耳然孔孟猶以為不可而况乎徒貪祿者哉孔子之轍環天下亦所謂脩其言行以俟之者耳非有所干也

翼註曰疑未信殆未安總是未知合理與否
周季侯曰多聞多見不可便抹殺他學問亦須索從此起只是要一步密一步耳又曰此是夫子以聞修之實不字張若云脩德而祿自至便是教以千之法○說統載一說曰闕字慎字正從多字見出多聞多見正學問得力處也解者輒以聞見措心并欲一切掃除此與因噎而廢食者何異○困勉錄曰新說謂子張才高意廣不患聞見之不多只患不能闕慎故此處意重闕慎看來務外的人連聞見也不是真個多則聞見亦重但要說得對子張病耳又曰德脩而祿至是祿在其中德修而祿不至祿亦在其

門人為臣之類可見故聖人責之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不知而闕是不知為不知也子路正為少此故聖人因事責之至此復從容教誨之也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

符用也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反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

子張于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

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新安陳氏曰人以我

為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愚謂多聞見者學之

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新安陳氏曰夫子分

聞見言行疑殆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

所未信未安者則非泛焉龐雜之博擇之既精然後加謹慎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

約約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約而苟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

九字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一如此則言必當而人不知我尤行必當而已無可悔矣附蒙引寡尤不止

帶慎言意寡悔不止帶慎行意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俱有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為言行之資者狹矣能

無悔尤乎然不闕疑殆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悔尤乎可以言可以行者當其言行之

中蓋只論我有可以得祿之
理不論得不得也集註圈內
只說得前一邊圈外程子則
兼後一段說大全蒙引存疑
亦只說得前一邊看來是程
子說得完全至謂德而祿
自至便是教以下之法以
此為圈內註病則不然觀大
全朱子抹殺于字一段自無
此病○呂晚村曰言實尤三
句正言祿之不必于非告之
以善于之道也如謂實尤寡
悔必無不得祿之理其意不
過欲歎動顯孫然於理不無
帶礙矣

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者雖是而
不能無過當之差又能無悔尤乎
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新安陳氏曰祿在其中餒在其中樂亦在其中
其中其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朱子曰此章訓皆同
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于祿而然也若真
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于祿之
心耶○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
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聞見亦互相發亦有聞而行
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見當闕其疑始然又勿
易言易行之○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于祿然言行
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
身上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曰若人見得道理
分明便不為利祿動○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于不
得然德行既脩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于
而自得○多聞多見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
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

見人之言者見人之言如典
籍所載是也不知而作章金
仁山又謂聞是聞古人言行
見是見今人言行麟士取之
看來亦不必泥○份按語類
或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如
何別曰見古人說底話是聞
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
見如舜之孝是也然就克己
章論之則看孔子所言是聞
自家欲循此而為仁便是見
蓋聞見當如此活看不可執
一而論也

寡不足以為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
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
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聖人
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著祿說聖人不教他于但云得
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于字○又曰人處
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為言行之資也自寡
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而於言行
猶曰必謹焉其友身亦切至矣猶曰僅足以寡尤悔
而已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脩其在己而已祿之
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為此而反得彼
之辭豈真教之以是于祿哉○問學于祿章曰此是
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
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
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
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
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必
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
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

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蔡氏曰擇精守約固重學博亦不可輕聖人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見而識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將何據以為擇精守約之地耶○新安陳氏曰子張有務外求聞之失故夫子教以反求諸內也通考吳氏程曰其餘蓋不疑不殆者理自內出謂心悟其非○東陽許氏曰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按延平問答云古人于祿之意非後世之于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為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附語錄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

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多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存疑李延平說子張于祿處最好莫把子張說低了○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新安陳氏曰顏子終身箠瓢閔子堅辭費宰但告之以謹其言行便是脩其天爵而人爵自至曰脩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重了此章重處只在言行若言行能謹便自帶得祿來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

耕也。殷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雲峯胡氏曰：學于祿。

即脩天爵以要入爵者。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反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我者。則祿將不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字。正為干字而發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

錯倉故反。諸枉。

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炳反。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

也。錯倉故反，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

服。○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

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曰：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卽性之發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

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

理也。新安陳氏曰：居敬窮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

推本之論也。大居敬法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為大而窮理為貴也。○致堂胡氏曰：當時三

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

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

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

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

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

說統曰。莊字如正衣冠。尊瞻視是也。亦要根心不從外襲。

份按若只孝而不慈。句語類原文作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眾。說得最圓。古人大過入處只在善推所為。可見天下儘有孝于親而不能推

及於眾者。張自烈不看語類原文。而遽訛朱子孝而不慈句為礙理。何也。

份按輔氏原文云。雖大學誠意正心以至治平。亦不過如此而已。豈有謀利計功之心于其先哉。說得極精彩。纂疏四書通皆用原文。今本乃輯釋改壞。而大全遂因之。

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此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

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

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朱

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個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

齊有民方忠於己。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眾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

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

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眾矣。在己事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附語錄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去聲。欲使民敬忠以

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矣。慶源輔氏曰。凡聖賢之言與事。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

新安陳氏曰。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假於使之然哉。莊孝慈舉善而教。蓋不使之使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王字泰曰施于有政。今書作克施有政。本居家居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朱子以家政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句故也。○困勉錄曰施於有政。施字是推廣意。所謂推者有二。一是我之孝友而教家人皆孝友。一是我之孝友之心而推之為內外尊卑長幼之

分。然此句內又兼有化意。又曰以孝友施於一家。是為一家之政。以孝友施於一國。是即一國之政。總是一個道理。隨處發見。故曰是亦為政。非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說。若說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則夫子既盡孝友於家。自當出仕於國。非答不仕之意也。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新安陳氏曰吳

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為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新安

陳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附存疑書言孝友。此截去友字。獨言孝者。

是夫子意。故下接言惟能孝了。善見弟曰友。書言君便友于兄弟。惟孝處當讀。

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

政。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

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

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

其所為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

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為家政之意。附四

書通。書君陳本文。克施有政。謂施之於國。而集註以為施之於家。蓋不以為一家之政。則下文是亦為政。

一句說不去。要之窮則為家之政。達則為國與天下之政。至理亦不外是。孔子引之言如

份按吳氏此條說牛車馬車本不甚明了。而是書所載復

多差落讀去遂不可曉。今檢原文。鈎衡木也。上落一轅字。亦通謂之轅。下輓字。上剛去。落去者尤多。聯于橫木之下。上曲句三字。乃輯釋本于註。輓端上曲下細註句字。今誤將此三字混入。皆為輓之前下鈎字。乃矣字之訛。輓制鞅鞞之鞞字。乃輓字之訛。不知當日編書者何心。氣粗浮至此。

份按文集范伯崇問車與馬牛本兩物。以輓輓交乎其間。

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

不仕有難以語。御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

理亦不外是。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

雖不為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為為政之事。夫子告以為為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輓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音壬。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音厄。以

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音去。車軌。輓端上曲鈎衡

以駕馬者。通考。吳氏程曰。鈎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輓直且無撓。駕馬則揉而曲之。其最前

鈎衡者為輓。而亦通謂之輓。輓為屈木以駕牛。而聯於橫木。下曲句。輓長。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末而上。鈎於衡。就輿言之。則其上而曲處皆為輓。之前鈎。衡輓前之橫木也。缺去七寸。以扼馬領於前。使不得出。謂之輓。其平處為衡。合言之。衡即輓也。輓所屬故輓。之屬故輓。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

是也。或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朱子曰。人而無真

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

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

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日然。○雙峯饒氏曰。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

不可行。亦猶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附四書通。此言

而引重致遠無所不至物與
我未合亦二物以信行乎其
間則物我一致矣夫然後行
朱子答云本文只言車無軌
軌不可行譬如入無信亦不
可行今乃添入馬牛於其間
此蘇氏之鑿今觀許氏此條
蓋亦蘇氏意也

翼註曰大凡有定者可知無
定者難知今此禮三代相因
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善
用其因是無定而未始無定
也故總曰可知○說統曰損
益不外於所因正從因處知
之也有說反重損益上看大
意謂周末文勝繼周者必損
其文而歸於忠質此不可用

人而無信不可行又言民無信不立玩
立行二字人可須與毫釐不以質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
為一世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子張問自此以後十

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

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
○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
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申加文采然亦天下
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
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
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三統謂夏正

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

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
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
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朱子曰康
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開於丑人生於寅蓋天
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
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新安陳氏曰
正謂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
迭建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

○困勉錄曰三綱五常文質
三統俱是禮但三綱五常乃
禮之大體文章制度皆為此
而設玩註自明又曰所損益
可知也是言損益之不多以
見其必出於因不是決其必
有損益蒙引亦明然須細玩
方知管登之謂夫子實知繼
周以後損益之事誤矣即或
有之然此章亦決不重在此
也又曰不但因往知來假
令處夏殷之前亦知三綱五
常是百世不易的及處夏殷
之後則愈知其不易矣故曰
不但因往知來胡氏之說
當活看

詳見皇極經世書通考吳氏程曰三統者天施地化
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為天統六月林鍾為地統
正月太簇為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
未之衝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三正本於三統故
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於三正故爾又曰
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
月興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東陽許
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
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
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
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
過不及之間新安陳氏曰損其而其已然之迹今皆
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
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

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

楚禁

緯術數之學也

朱子

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
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問夫子繼周而作則
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
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
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
曰惡能無弊○問其關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
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
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
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地
纖悉周緻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
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
○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看秦將先王之法一
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
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
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

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太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新安陳氏曰：織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語錄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變，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羊牛馬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

份按摘訓云：存疑謂四可知也。皆一樣。中二可知。通管所因所革說。蓋禮字下各加一及字。益字下各加一皆字。則語意了然矣。愚謂此似不知蒙引為得註意。今存疑方氏本已削去此條。

為父胡亥為子扶蘇為兄胡亥為弟。這箇也泯滅不得。○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等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四書通此章須要見得所損益不在所因之外。三綱五常之內自有許多文章制度，所因如衡之平，錙銖不可易，所損益如權之隨時輕重，不過欲適夫衡之平而已。權固不在衡之外也。○蒙引三綱以道之大端言，五常以性之條目言。一則天下之大經，一則天下之大本也。○集註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知也。句內方知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其實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是蓋所因者其可知，不待言其所損益者，今亦已皆可知。所以雖百世可知也。非謂上二可知只在所損益下一可知，乃兼所因所革也。按本文本註文勢，意義上二可知俱不兼言為是。○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

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音扶自脩身以至於為天

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

新安倪氏曰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三綱五常即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也商不能改乎

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

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

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新安陳氏曰天地之常經以所

因言經也古今之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

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且萬世而不易制度隨時世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

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朱子曰如天

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

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

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

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

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

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

曰亦是問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

這若無入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

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

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

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

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

五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已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明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能為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為。○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一則當為而不為，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為，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

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為而不為，其懦可知。一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焉，庶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為所當為矣。通考吳氏徵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謂義理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一過，一不及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

<p>其味甘香且能消食</p>	<p>其味甘香且能消食</p>	<p>其味甘香且能消食</p>

